

学生版

主编：王为国

传世

CHUANSHIJINGDIAN

经典

22



红旗出版社

22

传世经典

学生版

主编 王为国

红旗出版社

颜氏家训(下)

第九 文 章

【原文】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1]；宋玉体貌容冶^[2]，见遇俳优^[3]；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贵无操^[4]；王褒过章《僮约》^[5]；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6]；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谏过度^[7]；冯敬通浮华摈压^[8]；马季长佞媚获诮^[9]；蔡伯喈同恶受诛^[10]；吴质诋忤乡里^[11]；曹植悖慢犯法^[12]；杜笃乞假无厌^[13]；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14]；刘桢屈强输作^[15]；

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16]；阮籍无礼败俗^[17]；嵇康凌物凶终^[18]；傅玄忿斗免官^[19]；孙楚矜夸凌上^[20]；陆机犯顺履险^[21]；潘岳干没取危^[22]；颜延年负气摧黜^[23]；谢灵运空疏乱纪^[24]；王元长凶贼自诒^[25]；谢玄侮慢见及^[26]。凡此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记，大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27]，非懿德之君也^[28]。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29]，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30]，但其损败居多耳^[31]。每尝思之，原其所积^[32]，文章之体^[33]，标举兴会^[34]，发引性灵^[35]，使人矜伐^[36]，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愜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37]。

【注释】

〔1〕显暴：暴露。

〔2〕冶：艳丽。

〔3〕俳优：古代以乐舞作戏谑的人。

〔4〕货：财。

〔5〕过章：指本不应到寡妇家中，而王褒在《僮约》中自述其到过寡妇家。

[6]夷虏：古代称少数部族为夷，此处指匈奴。

[7]抗竦过度：过分清高、自大。

[8]浮华：指其言过其实。摈压：指不受重用。

[9]佞媚：讨好献媚。诮：责备。

[10]同恶：与坏人一起干坏事。

[11]诋忤：触犯。

[12]悖慢：违逆傲慢。

[13]乞假：请托。

[14]检格：法式，约束。

[15]输作：送到将作监去服苦役。

[16]扇动：鼓动、怂勇。此处指他们鼓动人们支持曹植当太子。

[17]礼：指当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守的一些道德规范。

[18]凌：欺侮、侵犯。物：人。凶终：没有得到好死，指被杀。

[19]忿斗：出于气愤或意气而争斗。

[20]矜夸：自负贤能。凌上：犯上。

[21]犯顺：指造反作乱。

[22]干没：徼幸冒险。

[23]负气：恃其意气，不肯屈服于人。摧黜：压倒、贬黜。

[24]空疏：空放、粗俗。

[25]自诒：诒是赠，指自找祸害。凶贼：凶狠，指

他拥兵欲立子良为帝王。

[26]侮慢:轻侮、傲慢。

[27]世议:世人非议。

[28]懿:美好。

[29]俦:辈。

[30]时复:偶然。

[31]损败:指犯错。

[32]原:推究。

[33]体:本质。

[34]标举兴会:标举指高超,兴会指兴味。

[35]性灵:性情。

[36]矜伐:居功自夸。

[37]元吉:大福,大吉。

【译文】

文章渊源于五经,诏、令、策、檄是从《尚书》发展来的,序述论议是从《易》发展来的,歌咏赋颂是从《诗经》发展来的,祭祀哀诔是从《礼》发展来的,书奏箴铭是从《春秋》发展来的,所以在朝廷典章、军队号令、显扬仁义、阐明功德、治理百姓、建立国家等许许多多的方面都要应用文章,至于用文章来陶冶自己的性情,从它劝诫帝王,体会到其中的趣味,也是一大乐事。所以在做事之余,也可以学习文章,然而自古以来,大多数文人都难免于轻薄:屈原为显扬自己的才能而显

示国君的过失，宋玉长得很漂亮，他的待遇就如同供调笑逗乐的艺人一样，东方朔为人滑稽而不庄重，司马相如偷窃财物而无操守，王褒到寡妇家而且还在《童约》中张扬，扬雄因写《剧秦美新》赞颂王莽而自损其德，李陵因投降匈奴而受辱，刘毅对王莽反复无常，傅毅攀附当时的权贵，班固剽窃其父所写的汉史，赵元叔过分清高，冯敬通由于浮华而不被重用，马季长由于讨好献媚而为人所责备，蔡伯喈因与坏人狼狈为奸而被杀，吴质怙威肆行横行霸道而为乡邻所不满，曹植由于违逆傲慢而犯法，杜笃请托不已，路粹心胸狭窄、陈琳过分不拘小节，繁钦我行我素，刘桢因倔强而被罚去做苦力，王粲由于暴躁而遭人讨厌，孔融、祢衡由于放诞、狂傲而被杀，杨修、丁廙由于鼓动人们支持曹植当太子而被杀，阮籍不遵礼法，伤风败俗，嵇康因恃才傲物而被处死，傅玄因在朝堂上出于意气与人争闹而被免官，孙楚自恃才能而凌侮上级，陆机以逆犯顺，自蹈险地，潘岳由于为人急躁而遭祸，颜延年因意气用事而遭到压制，谢灵运不理政事、醉心游玩而扰乱纲纪，王元长勒兵立帝而自找死路，谢玄晖由于为人傲慢而遭难，以上所举这些人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虽然这些轻薄之人大都出类拔萃、才能出众，但其情形都大体相同。至于帝王，也有象文人一样陷于轻薄的，自古以来，有才华的帝王，只有汉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帝，但世人对他们也多有

微辞,都不能算作是很有德行的君主。象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这些人,虽有很高的声誉,却能不恃才而犯错。这样的人偶然也能听到过,但绝大多数文人都不免因此而遭祸。我常想他们犯这种毛病的原因,或许写文章要求人们有激情,激情就会引发人们内心深处的东西,人们就不免因此而自夸自大,所以造成了文人勇于自取而忽视了培养自身的修养。现在的文人,这种毛病越发厉害,一篇诗文写得很好,或一个句子写得很清新奇巧,便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于是便傍若无人,孤芳自赏,因此而被入恶语中伤,难免于祸。用文章来托辞讽刺、劝谏帝王会很快为自己招来灾难的,你们一定要时时提防,才可能幸免于难。

【原文】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1],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2]。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3]。吾见世人,至无才思^[4],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冷痴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诮擎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酹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5],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6]!”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注释】

- 〔1〕累：积累。功：功夫。
- 〔2〕蚩鄙：卑下、低劣。
- 〔3〕操笔：指写文章。
- 〔4〕至无：一点也没有。
- 〔5〕明鉴：有很高的鉴别能力。
- 〔6〕行路：指过路的人。

【译文】

作学问有深浅，写文章也有精妙、拙劣之别，作学问迟钝可以通过苦下功夫而达到精通的程度，对拙劣的文章，即使再三考虑修改，也终不会登大雅之堂。只要努力读书，就可以安身立命；如果没有天才，就不要勉强写文章，我看到许许多多没有丝毫才思，却自以为很有才华，并使自己的拙劣文章流传世间，江南称这种人为“冷痴符”。近来，并州有一位士族，很喜欢作一些非常可笑的诗赋，邢邵、魏收等人故意劝弄他，说他文章写得好，他便信以为真，杀牛摆酒，延请许多名士赴宴以提高其声誉。他的妻子是位很明白的人，便哭着劝他，他为此反而叹息说“我的妻子都不了解我的才华，更何况别人呢！”这样，直到死，他也不知道自己本来没有才华。自己了解自己称为“明”，有自知自明实在是很难的。

【原文】

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1〕}，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2〕}，辞意可观，便称才士；要须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

【注释】

〔1〕师心：以自己为师，即我行我素，自以为是。

〔2〕体裁：制，指文章的篇章结构。

【译文】

学习写文章时，要先征求亲友的意见，看他们对你的文章有什么评价，当你知道你的文章的确写的好时，再拿出来供别人传看，千万不可自以为是，以免被人取笑。自古以来人们写的文章非常多，然而写得辞藻精妙的也不过几十篇。写文章只要能遵守文章的规范，言辞达意，语言通畅，就可以称得上“才士”了，倘若要文章达到语出惊人，无与伦比，则一辈子也很难达到！

【原文】

不屈二姓^{〔1〕}，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2〕}，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

分矣^[3]；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4]。

【注释】

[1]不屈二姓：指不事奉两姓的君主。

[2]非君：昏君。

[3]分：名分。

[4]消息：斟酌。

【译文】

不向征服者屈服是伯夷、叔齐的气节，事奉昏君，也是伊尹、箕子的大义所在。自春秋以来，家族逃亡、国家彼此吞并的事很多，君臣之间本来就没有永久不变的名分，然而君子间的交往，断交之后不会恶语伤害对方，即使屈膝以事奉其他国君，怎么能因为存亡的关系而不再思念前朝呢？陈琳为袁绍写檄文时，称曹操为“豺狼”；他后来在魏国为曹操写檄文时，又把袁绍称作“蛇虺”，跟着哪个国君，就要听那个国君的命令，这是不能由自己决定的，但这也是文人最大的弱点，你们应当再三斟酌。

【原文】

或问扬雄曰：“吾子^[1]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2]，壮夫不为也^[3]。”余窃非之曰^[4]：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鸛鸣》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5]。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6]，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7]？若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但知变之而已，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著《剧秦美新》，妄投于阁，周章怖慑^[8]，不达天命，童子之为耳。桓谭以胜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叹息。此人直以晓算数^[9]，解阴阳，故著《太玄经》，数子为所惑耳；其遗言馀行，孙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圣之清尘^[10]？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酱瓿而已^[11]。

【注释】

〔1〕吾子：对对方的尊称。

〔2〕虫：虫书，书体的一种，雕虫即写虫书。刻：刻符，即用篆字刻符。

〔3〕壮：三十日壮。

〔4〕非：责难。

〔5〕累德：有损于德行。

〔6〕明：显示、显著，此处为使动用法，使孝道显著之意。

〔7〕忽：忽视、轻视。

[8]周章：因畏惧而惊慌失措，四处奔走。怖：恐惧。恐：惧。

[9]直：仅、只。

[10]清尘：圣人走过的尘土。

[11]不啻：无异于。覆：盖。

【译文】

有人问扬雄：“您在小时候就喜欢赋吗？”扬雄说：“是这样的！但赋就象虫书、刻符一样，只有小孩子才做这种事情，成人是不屑于做的。”我却不以为然，虞舜曾做五弦琴来唱《南风》中的诗，周公也写过《鸛鸣》诗，尹吉甫、史克所写的诗，在雅颂中都是好诗，也没有听说过他们在年轻时因此而有所损于德行，孔子说“不学习《诗》就不能张口”，“从卫国返回鲁国后，乐、雅才得到整理”，孔子宣扬孝道就引用《诗经》来证明，扬雄怎么敢这么轻视它呢？如果认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那么只要能避免这种状况就可以了，不必因此轻视之。况且，扬雄在其壮夫之年又做了些什么呢？——写了《剧秦美新》来歌颂王莽新潮，后来又无缘无故地从天禄阁上跳下来，因恐惧而惊慌失措，不识天命，这才是小孩子干的事。桓谭自以为要胜过老子，葛洪则自比于孔子，这已使人叹息不已了，扬雄则更甚之，他仅仅因为懂得算术，会解阴阳，便写了《太玄经》，并迷惑了一部分人而已。他的

言行，连孙卿、屈原等人他都赶不上，又怎么能和圣人相比呢？何况《太玄经》在今天还有什么用呢？只能用它来盖下酱罐罢了。

【原文】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1]，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2]，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3]，须臾之玩^[4]，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注释】

〔1〕清干：清明、能干。

〔2〕嗤鄙：讥笑、鄙视。

〔3〕荣华：植物名，早晨向阳开花，晚上日落便凋零。

〔4〕玩：观赏。

【译文】

齐朝有位叫席毗的人，清明干练，官做到了行台尚书，他很鄙视文学，曾讥嘲刘逖说：“象你们这些玩弄辞藻的人，就象荣华一样，只能玩赏一会儿，不是栋梁之材，怎么能和我们这些千年松树相比呢？松树即使久经风霜也不会凋零！”刘逖说：“既然是寒木，又在

春天开花，这怎么会呢？！”席毗笑答道：“这是可以的！”

【原文】

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1]，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2]，勿使流乱轨躅^[3]，放意填坑岸也^[4]。

【注释】

〔1〕骐骥：良马。

〔2〕衔勒：指马笼头和马衔。

〔3〕轨躅：轨迹。

〔4〕放意：肆意、纵意。坑岸：坑塹。

【译文】

写文章就象人骑良马，虽然有俊逸之气，但也应当有所节制，不有放任越轨，写哪算哪。

【原文】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1]，气调为筋骨^[2]，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4]。今世相承，趋本弃末，率多浮艳^[5]。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6]。时俗如此^[7]，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

誉^[8]，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注释】

[1]理致：义理、情致。

[2]气调：气韵、才调。

[3]事义：指运用典故。

[4]华丽：指辞藻。

[5]率多：大多。

[6]穿凿：于理不可通而强求其通。

[7]时俗：目前的风俗。

[8]盛才重誉：指那些很有才学而又有很高声望的人。

【译文】

文章应当以思想、感情为其心脏，气韵才调为其筋骨，使用典故为其皮肤，华丽的辞藻作为其冠冕。现在人们却彼此效尤，弃本逐末，文章写得都很轻浮华艳，辞藻与义理相比，则辞藻华丽而义理不足，用典与才气相比，则述事繁复并使才气受损。文章写得很放荡、飘逸的人，则信手写来，洋洋洒洒，一发而不可收拾；文章写得穿凿附会的人，则百般附会犹嫌不足。目前的风气就是这样，哪一个人又能避免呢？只是要用力不做得太过分就不错了。如果有很有才学又有很高声誉的人能出来改革一下目前的这种文章体裁，

那实在是我所衷心期待的。

【原文】

古人之文，宏才逸气^[1]，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2]，未为密致耳^[3]。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伟避精详^[4]，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注释】

[1]宏才：指文章的篇章结构宏大。

[2]缉缀：指对文章的修饰、润色。

[3]密致：严密细致。

[4]讳避精详：指该避讳的都避讳了，却又不露故意避讳的痕迹。

[5]制裁：文章的体裁。

【译文】

古人的文章，就其篇章结构、俊逸之气、体态风格而言，要比现在的文章强出许多，只是文章疏于修饰、润色，不太严密细致罢了。现在文章的音律很和谐、靡丽，句子也都对偶工整，避讳也很详尽、妥贴，这些方面的确比古人强。现在应当以古人文章体裁为本，以现在的修辞音律为末，两者结合，不可偏废。